蘇軍暴虐沈陽紀實

對 日抗戰勝利後，俄軍利用中國局勢尚未穩定之際，強行佔領東北地區。事後國民政府雖與俄軍多方交涉，都因其意圖扶植共軍，拒不撤軍而未能成功。俄軍所到之 處，姦淫擄掠，恣意屠殺，並強行拆運東北地區的重工業設備，工廠僅剩頹壁圮瓦，而民眾則人心惶惶。作者以其親身見聞，略述當時瀋陽的概況。

一九四六年的春天，南國一片翠綠，正是鳥語花香的時刻，大地上生意盎然，令人充滿了朝氣。我因工作上的需要，獨自在廣州市越秀山上遠眺，看到珠江中的船影、林立羊城的酒樓，一片歌舞昇平，大家都陶醉在歡樂中，享受光復後在國軍保護下的第一春節。

誰知舊歷年一過，我們部隊（新一軍三十師）又有了新的任務，隊員立刻集結香港待命，每人都發了一袋子的禦寒服裝，連夜登上英艦北上，於是，大家猜想是前往日本當佔領軍、還是去東北接收國土？

幾天海上的航行，大家把新發的冬季裝備都穿上，仍冷得無法維持正常的體溫。但為完成任務，從蘇聯紅軍的手裡收回我們東北所有的城市，軍人必須以服從命令為天職，排除萬難，咬緊牙關堅持下去。

我們這些先遣部隊，就是在當時東北長官公署所在地的錦州集結待命。雖是三月，但整個東北仍然是一片銀色的世界，官兵們穿著厚重膠靴，踩在冰雪堅硬的街道上，發出「咯吱、咯吱」的聲音。有人不畏寒風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玩得不亦樂乎。

一週的居留，使我們對這新環境產生了興趣。同時，關外的待遇較高，國民政府在東北發行了一種流通券，換法幣為一比十三。大家領餉之後，便鑽進那些待遣日 僑所開設的「清酒屋」裡，品嘗日本清酒和談心，似乎忘記了戰爭的仇恨，如同家人一般。然而抗戰勝利，並沒有為老百姓帶來和平、安靜的太平日子，新的戰鬥馬 上就要開始了！我們要用自己的生命，去換取國土的完整。

俄軍藉詞拖延撤軍

瀋陽市又稱奉天，當時仍在蘇聯紅軍控制之下，因此，所有公家機關均為俄軍所把持。街頭上到處飄揚著鐮刀斧頭的紅旗，令人氣憤不已。蘇聯紅軍比國軍先來，經過好些日子的交涉，總左推右扯地藉故阻止，不讓國軍進城。

的確，日本人之前在東北的經營，是費過一番心血的，差不多每一個城市，都將舊的街道拆除，重新建起一個新的城市來。而且每個車站軌道很多，向外延伸，看 不到邊際，寬敞的柏油路，幅射到遠方。而今街頭巷尾，都貼滿俄文的標語，且車站裡特別多，南來北往的旅客們都擁擠在站內，大家都想早點回家，祇能那些穿著 紅邊黑呢制服的俄國職員，在站內進進出出。因為此站中長鐵路是中俄共管的，在紅軍的刺刀之下，祇好任他們趾高氣揚了。

國 軍部隊進不了城，祇好在郊外等。可是上級為了加速完成接收工作，認為各部隊必須充分瞭解戰情，就令情報人員去看個究竟。在這騷動混亂不安的情況下，諜員很容易混進城裡。當時天寒地凍的人們穿得厚厚地，像個大皮球，行動自然有些不便，可是為了生活都到處忙碌著；軌道上停著一列列的貨車廂，都由日本降俘在裝 貨。那都是

1945 年蘇軍在我國東北撤裝機器運往蘇聯

咱們中國的工業設備及糧食等，一袋袋的大豆高粱，為何要給俄國人運走？為此，我們心中滿腔的不滿油然而生。

誰也沒有料到，當年壓迫我們作「勤勞奉仕」的日本人，今天也替俄軍做勞工、搬運東西，這報應真快啊！但也有人心中在抱怨著：「為什麼國軍不早點來……多可惜！這都是我們東北人的血汗結晶。」

車站內的女廁所是沒有人敢去的，駐站的紅軍士兵常在那裡徘徊，找機會蹂躪女同胞。在蘇聯紅軍士兵的獸欲狂下，東北各地不知多少婦女同胞遭他們姦污了。

當時，瀋陽外圍的村落，都是蘇聯紅軍的據點，嚴格管制老百姓進城；如果國軍任意接近，就開槍射殺。雖然東北行轅的先遣人員，在市內曾與俄軍城防司令部交涉，都無法得到確切撤離日期，總說上級沒有指示，藉故拖延搪塞，就是不讓國軍部隊進城。

大街上，除了一隊隊的俄國巡邏兵之外，很少見到有行人。呼呼的北風，颳得人連手腳都不敢伸出來，祇好用口頻頻地哈著熱氣，跑跑步來暖和一下身子。因此，沒事誰都不願意出來的。

今非昔比　人人自危

往日煙囪林立的鐵西區，如今已沒有半縷上升的濃煙，廠內被拆一空，連倉庫裡的東西也被盜走，雜物滿地，零亂不堪。寧靜的北陵，像座古老廟宇，幾代清朝皇 帝，就埋在這裡，若他們地下有知，也會為我們嘆息。北市場，是一個熱鬧嘈雜的地方，店棚、小攤滿街都是，東西便宜，價廉物美，是人們在戰亂後掙扎謀生的場所。什麼東西都有賣，多少人靠它生活。尤其是投降後的日本人，多半靠典賣來過日子。電車，是這裡最忙的交通工具，好車都被蘇聯紅軍徵用去了，留下破舊的車 廂，勉強維持

沈陽被蘇軍搶劫一空的工廠

市內的交通。那些
恬不知恥的商人，
高掛著俄文招牌，
討好蘇軍以圖暴
利，忘記了國家民
族的仇恨。

據聞蘇聯遠東軍是將該國所有集中營的囚犯們加以編組變成的軍隊，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，祇是讓他們打頭陣當炮灰而已，如未死，即可免除所判的徒刑，並且可以自由搶奪自己所要的東西，毫無紀律可言，為了求生存，一切都亂來，沒有人管。

再說那時陸路交通、 鐵路完全為俄國人所把持，連機場也是由蘇聯紅軍負責的。中國空軍飛機，如果想來此降落，須先得到俄軍司令部的許可才行。僅管土地人民是我們的，可是瀋陽街 頭，到處懸掛著刺眼的鐮刀斧頭紅旗，如同到了國外一樣，看到真是難過萬分。偶爾還看到許多服裝不整的蘇聯兵，其中還有若干女兵，他們在路上三三兩兩，沒有 隊形，就像散兵一樣。可是他們是勝利的佔領者，如果國際交涉不成功，那就很難攆走他們了。

當時，蘇聯佔領軍統帥部是設在長春市以前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內，其首領為馬林諾夫斯基元帥，而瀋陽市的防衛，則是由俄國城防司令卡爾可夫少將負責的。然 而，社會秩序很亂，因為蘇聯士兵會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來往行人，誰見到不怕呢？就是市內，一入黃昏，便人人自危。因為俄軍會隨意用卡車搬走老百姓的東西， 再怎麼喊叫、呼救都沒有用，反而會被一腳踢倒在地上，撞得頭破血流。年輕的婦女們，早把頭剃得光光的，胸部也緊束起來，穿上男人裝，以求自保。

那些可憐的日本僑民，整天畏畏縮縮地，像一群老鼠，面帶菜色地蹲在馬路旁擺地攤，出售自己的衣服用品。價格非常便宜。若被蘇軍看上眼，拿了東西就走，也不給錢，他們吭都不敢吭一聲，眼望著蘇軍大搖大擺而去，祇好自認倒楣。

偷天換日　軍備盡失

淪陷了十年的東北同胞，每天都盼望著中央政府的軍隊早日到達，但祇來了少數行政接收人員，是無法展開接收工作的，於是，有些年輕人即將重慶所廣播出來的 記錄新聞，用油印來分送親友，告知戰事近況。他們也知道武力是一切工作的後盾，國軍進不了城，什麼都談不上。況且報紙完全控制在蘇聯紅軍手裡，必須經過紅 軍司令部核準才可刊出，根本就不採用中央社的發稿。所以，報紙上千篇一律都是歌頌蘇聯的消息。而對蘇軍在東北各地的胡作非為、暴行，一概不得報導。

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將軍和蘇軍統帥馬林諾夫基的會談，一直都談不出一個具體的行動方案。一拖再拖，主要是蘇聯要扶植中共，等待中共部隊出關來接收日軍投降後的武器裝備，好進行內戰。而中共首領高崗、呂正操也都大肆活動，到處接洽以進行接收工作。

另外，蘇軍一再拖延撤離的日期，還有別的陰謀，就是想從容掠運東北所有的工業設備和資源。

在瀋陽市中，車站和機場的人群最多。不管任何時間，祇要一打開收音機，即可聽到一種呼叫聲：「格瓦雷，瀋陽」，「格瓦雷，瀋陽」。這都是蘇聯空軍塔台導 航的呼號，意思是說這裡是瀋陽。因為這時蘇俄空軍的飛機，把東北貴重的工業設備搶運走，所以，飛機一架接一架的起落著，以補陸上運輸的不足。中長路上的火 車，也一列列地裝滿了東西，一個勁地往北急駛而去。老百姓都知道，我們的物資和工業設備，正被他們偷偷地劫運走了，心中無不忿恨入骨。

他們這種搶劫、暴虐、姦淫的行為，當時因受到蘇聯紅軍嚴格的管制而傳不出去。國民政府的政策，也不準拍發影響「中蘇友誼」的任何新聞。因此，他們在東北的各種暴行，外界自然不會知道了，這都是我們姑息所造成的。在我們自己的領土上，我們還作不了主，豈不可悲！